

自家人

付调斌

午后，清新的空气酣畅得令人陶醉，这个季节万物都舒展了身子。站在宿舍的窗口，面对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愣，一段时间我被超于寂寞的东西禁锢着，有时也抬头望向辽阔的天空，那里蓝澄澄的，没有一丝云彩。偶尔有鸟扇动翅膀，轻柔得像个孤独的影子，对面的山岗冲着蓝天沉寂地铺开巨大的苍绿，它的上半段是挺拔高大的松树，下半段是浓密矮小的茶树。无论高或矮整个山岗比赛着把浓绿浩荡到天边。

一缕灰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那是下沟向家开始煮猪食了。起初，炊烟如一束高高扬起的秀发，随后慢慢散开发丝飘过茶园上方，到达松树林时，轻纱似的，那些浸在纱影里的松针伴着炊烟的最后一次经过，安然入梦了。这时，我也如大梦初醒似地心头一震，回头发现男友正沿着楼梯向我走来。谈恋爱最初感觉是越来越寂寞，天地间忽然少了许多东西，嘈杂的世界也变得无声无息，那些展开来的视线总是在某一处打转。

男友走近与我并肩站立，一起眺望窗外的世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稍顷，他回身悄悄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两角面额的纸币，在桌上折叠起来，很快一个小小的戒指套上我的手指，淡绿淡绿的，戒指正正是那个被花团锦簇着的“2”，就噗嗤一下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

第一枚戒指，世上独一无二仅此一枚。太贵重了，眼下这贰角是他仅有的金钱，为给母亲治病欠了很多外债，这些欠款中有一部分是茶厂的，所以他每个月能领的只有生活费，现在正值月底。

盯着这枚戒指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心想，是时候给他一个交代了。

有一天，我问正在忙着扎扫把的父亲：“爸，你要不要女婿？”父亲抬头瞥了我一眼，又一声不吭埋头做事。

我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告诉他：“这次是真的，你要我就给你带回来，不要就让他上别家去。”

父亲的漠然让我暗暗着急。算了，还是不动声色地转身高呼“单身万岁！”这时，父亲冲我后背问：“哪天来？”

我回头笑嘻嘻地说：“那我明天就去喊他！”

然后规规矩矩坐下来等待发问，可父亲却不再搭理我。我知道父亲一直承受着众人狐疑的目光，别家的姑娘早已结婚生子，他家这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整天东跑西跑，无论人家说什么，父亲都忍耐了下来。后来小姨告诉我，说父亲听说我带女婿回来高兴坏了，当时小姨就打听对方是哪里人氏，家财多少？父亲一概不知。小姨责怪他太不负责。但父亲却说：“我自己的人我清楚，她有啥数的（分寸

的）。”“一句自己的人”让我莫名地想落泪，相较于其他人的现实，父亲的信任和淡泊明显更使人难受。

于是，我问男友：“哪天去我家一趟？”

他毫不迟疑地说：“就今天吧！”他的从容反而让我有些迟疑，他拉起我的手催促道：“赶紧走啊！不要摸黑夜路。”

从茶厂到我家好几十里山路，那时又红又大的太阳悬在天空，像一个躁动的火球，不断散发着尖锐的光芒，锋利到能把人割出伤口。我们一路飞奔着到镇上，希望能遇上便车载我们一程。

男友却说：“我们先去个地方。”他轻车熟路地带我钻进一条胡同，左拐右拐进入一户人家，厂里休假的财务正在客厅喝茶。男友对她说：“刘姐，我要预支下个月的生活费，麻烦你了。”财务端详一下身旁的我轻轻点头答应了。

我拽拽男友的衣袖，问他：“你要打肿脸充胖子？”

男友笑道：“这不是充胖子，是礼节，总不能第一次去就让老人家失望吧！”

我上下打量他那副修长的皮囊，“我带的是你家最值钱的东西，怎么会失望？”

男友不理我，攥着几十块钱的生活费，直奔商店，买了条硬盒的白公主香烟和两瓶酒。在街上转了一

圈没有车，只能步行回家。

平日忙个不停的父亲放下所有的事，奶奶张罗着杀了两只刚刚会打鸣的鸡，一个劲地使唤我做这做那，他们似乎忘了这个女婿可是我捞回来的。尤其是奶奶，鸡肉一熟就先盛一碗给男友。“娃儿饿坏了吧！你先吃点，饭还要一阵才好。”男友端着满满一碗鸡肉不置可否地望着我，脸上凝固着一抹可爱的笑容。

他招呼我一起吃，奶奶却说：“她要吃锅里，有，莫管她。”

我偷偷威胁奶奶：“我立马叫他回家，以后不许再来。”

奶奶伸出食指朝我脑门上狠狠一戳，转身从锅里抓个鸡腿递给我，又去招呼那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家伙。

我对奶奶的行为大惑不解，平日里的勤俭节约哪里去了？再看看男友享受得得意忘形，他对这种出奇的热情招待丝毫不感到彷徨，反而像一个长久在外突然归来的家人，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久违的特殊待遇。奇怪的是，他的这种贪心反而让我很快乐。

更加使我措手不及的是，他们的这种热情致使男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家里。就这样，他成了最受欢迎的自家人。有时，我很自责，我的家人没有责难我的任性，对盲目带回家的女婿不加

以盘查，也从不过问我举行订

婚和结婚仪式的理由，他们对于我的选择总是真诚地支持和接纳，从没表示过怀疑。

不得不承认，这种善良和柔软使我有不切实际地心虚，生怕行差踏错，战战兢兢过了好些日子。转念一想，他们的这种本性正是人类得以繁盛的重要因素之一，总被挤压束缚的幼芽如何能健康成长呢？一种希望便会从心中升起，释然的心绪从此不再纠结。

第二天送男友走时我顺走了那条白公主，心中充满罪恶感，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男友发现后很不高兴：“这烟是我给父亲买的，你怎么能拿走？”我宽慰他说：“没事，我爸他吃叶子烟，你还要出去跑，以后挣钱了多给他买。”他还要争辩几句，我拍拍他的肩：“自己人该拘礼，何况我们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弥补！”我催促他去赚生活费，转身离开。

四季轮换中，在数不清的清晨和黑夜，我们的身影不曾间断地穿梭在连接家的那条小路上，每次空手回家，走时总是大包小包的。用父亲的话说：“回来就好，别人又不知道你拿没拿啥。”亲人的温情犹如一片巨大的海湾，和风煦煦，让我在累了乏了时舒适地洒渡。

心灵花园

穿云破雾的缆车，把我们托举到云层之上，高山云梯又送我们上山，抵达观景平台，太阳已升至半空。

蓝天如洗，宁静而清澈。远山近岚，满目苍翠。

山谷早已被云海覆盖，奔涌的云海，在肆意澎湃，波澜壮阔。

置身平台，宛若进入仙境，恍惚间不知是天上人间。山峰在云海迅速雄伟起来。风拽着云海奔腾，铺天盖地，大气磅礴，一切都那么鲜活生动，山在奔跑，云在飞翔。

龙头山在云海的包围中气质卓然。露出云层的山顶，像龙头舞动着云海，气象万千，活灵活现。

云海，是龙头山景区的灵魂。每逢雨过天晴，阳光倾泻，云海壮阔，让人心潮漫卷。云海拍打着青山，蔚为壮观。云海奔腾的辽阔，会把人的胸襟一下打开。

我被云海的壮美所震撼，一年四季从未间断对它的登临。

春山锦绣，云雾缭绕，盛开的高山杜鹃和映山红凌乱的火焰，把龙头山的春色描绘得千娇百媚。炎热的夏日，云蒸霞蔚，风带着凉意的喜悦和漫山遍野的花香飘散，在天然氧吧里享受着沐浴般的清爽。绚丽的深秋，云海把山峦的斑斓藏在一幅画里，豪华呈现。冬日无法拒绝的白雪，和不期而遇的云海连成一片，群山凛冽，大地妖娆。

沿着栈道行走，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树脂的芳香和云海弥漫的水汽扑面。树上开满了清脆的鸟鸣，纯净饱满。阳光从树叶间筛落的斑驳，光怪陆离。云海在栈道边起伏像江水拍岸。抓一把蓬勃的风捏在掌心，撩拨开流动的云，片刻心旷神怡。

栈道弯曲在阳光之上，凌空环绕，岩壁上布满了风的皱纹和老去的时间，也留下了岁月的刀锋切割的痕迹。远望，山地跌宕起伏，幽深的峡谷与陡峭的悬崖呼应。云海珍藏了绝壁的神奇和险峻。栈道像在云海搭建的浮桥，游人在苍穹里漫步。

太阳西斜，一场白雨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洗净了山上的墨迹。云从谷底升腾，迅速填满了山谷的空寂。

一滴雨放大成云海。龙头山的云雨，携带短暂的彩虹腾空升起，绚丽无比。游人一片惊呼，烟波浩渺的半山腰，有佛光闪现。有人说，这样的情景，一生可能很难遇见一次。于是，龙头山多了几分仙气，也美到词穷，原来，山里也是神仙的住所。山上的草木，鸟语虫鸣，它们不知道自己生长在云里，得益神的庇护，和群山一起享受着恒久的洗礼和慈悲的安宁。

在栈道上驻足眺望，或凭栏遐想，龙头山之美，在于山川的巍峨；在于独具匠心的设计理念，把山地地形与文化气韵融会贯通。因为四季有景，得以拥抱汹涌的人群。慕名而来的人，和云海，和群山一起共度欢愉的良辰。

暮色把远山逶迤成苍茫的轮廓，落日余晖在高调地渲染，夕光涂染的山峦折射出满天的金黄。云海翻动着金色的波澜，尽显奢华。落日以最美的容颜展开自己，以坠落的姿势在云海涅槃，溅起的红云在我的注视里成为染红天际的晚霞。

山河壮美，人间繁茂。

诗意栖居

是染白您双鬓的粉笔
绘出美好未来
让怀揣梦想的花蕾拥抱春天

是压弯您脊梁的教鞭
指向锦绣前程
让追逐阳光的幼苗伸进天空

谆谆教诲，春风化雨
您用匠心践行初心
您用爱心滋润童心

就这样，一颗心牵引另一颗心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青涩的生命在爱的雨露下拔节生长

师泽如光，虽微致远
您浇灌的花朵开遍四方
您托育的幼苗长成栋梁

而您，依旧坚守三尺讲台
用小小的粉笔
书写自己平凡而灿烂的一生

师泽如光，虽微致远
您浇灌的花朵开遍四方
您托育的幼苗长成栋梁

而您，依旧坚守三尺讲台
用小小的粉笔
书写自己平凡而灿烂的一生

而您，依旧坚守三尺讲台
用小小的粉笔
书写自己平凡而灿烂的一生

龙头山云海

刘兰鹏



取水 晨光 贾真摄

水泥檐坎上的指甲花

张大丽

房屋里侧屋檐的水泥台阶上，去年冬天有人锯柴火，留下一小撮木屑，可能是忘了，一直没有被清理。初夏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上面生了一棵小芽儿，胖胖的两片瓣儿，后来发现是棵指甲花。可能是花圃里的指甲花种子在去年成熟炸裂的时候，一粒倒霉的种子蹦到那里，后来就埋在这薄薄的木屑里。好个生不逢时的生命，土太薄，那就是它生出来也活不上多少天的。那一点薄木屑哪里有什么水分供它，单就说那一点点薄土也扎不下根，稍稍长高一点就会头重脚轻，倒下去的。有几次我都想拔回去栽到花盆里，可又想看看植物的生命力到底有多顽强，能不能活出来是它自己的努力，可是不能活下去却是造化的安排。虽然

有些看客的冷漠和残忍，但是世间万物不过是各安其命罢了。谁知它还真的够强，这一干旱的夏天它竟然熬下来了！其他指甲花儿开的时候它也开了，尽管只有几片叶子，一次也只对开两朵花，一朵两瓣儿，虽瘦小些，但也鲜艳地艳红。我纳闷它再细瘦也生了十几片叶子，开过十多朵花儿，半尺来高的茎子了，怎么就站得稳呢？细看之下就发现它的诀窍了，竟然是把根横着！因为往深处扎不下去，它就近土层的茎上又生出根须来匍匐着紧紧固定住主干，真是个顽强的生命啊！有时候我也摘它几片花瓣捣成泥敷在指甲上，总觉得要给它完成染指甲的使命这才不枉它的努力。今天路过又看它一眼，就发现它

一边裸露的根部覆盖了薄薄的一小片青苔，绿绿的，替那红根挡着烈日。也把根脚压得重一点，就是有阵风来它也不会被连根拔起了。谁这么怜悯着细细的一棵花儿呢？我想一定是个善良的孩子，想到这里心里顿时生出一股暖意。这么一个小小的善举能看出一颗善良柔软的心，真是一个水晶一样干净的孩子啊。

我也去花坛里捧了两捧泥巴假在它的根部，天气预报说下周有大风和暴雨，有这些土压着，我相信它一定能把这一季花开完，还能结成一个种球，明年春天我将把它们都种在我的花盆和门口的花圃里，算是我对这个顽强的生命的一种敬意。顽强也可以改写命运，只要你坚持了上苍终不会辜负你。

师言若旨

余首涛

从小至今，我都非常敬仰老师，由敬生怕，我婆常说我把老师的话当圣旨。多年以后细想，确实如此。也就是这一道道“圣旨”，犹如人生路上的一个个路标，促我优承错改，树德立行，励志前行。

上小学时，启蒙老师李老师说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不能说谎。记得有次是星期天，我和我婆走亲戚，是一个远亲婆媳。当天下午一场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我们无法回家，第二天早晨上不了学。咋办呀，我哭闹了大半个晚上。弄得好多亲戚都说，这娃一定能把书念成。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回家了。下午我去上学，心乱如麻，老师问旷课咋说，说自己有病，还是说走亲戚，一下午都心神难安。好在那天下午老师开会没在，才算逃过撒谎，抑或一次尴尬。

校门口有卖零食的，有很多小孩上学前、放学后围着买。王老师要求学生不要围观，我每次过那些地方都绕得远远的。当时流行吹泡泡糖。我觉得很神奇，一颗糖竟能嚼着吹出大大的泡泡，有时还能几个泡泡套在一起。我很想要，但不敢围观，不敢去买，硬说自己不喜歡。直到有一天放学在校门口被王老师叫住，我一看，我妈在零食摊前，给我拿了几个泡泡糖，把我羞得几天都不好意思面对老师。

苏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他是一个才气和乡土气都有的，大家私下有叫他“孔乙己”的。他有些不修边幅，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鞋上总是有泥，大家又称他“泥

心香一瓣

“木槿花开畏日长，时摇轻扇倚绳床。”夏日渐浓，小区里的木槿花次第绽放，一树粉嫩惹人爱怜。每次从它身边经过，我都要驻足打量一会儿，好让那层层叠叠的花瓣唤醒旧日时光。

回想家乡的院子前后，有很多木槿花树。小时候，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摘花，戴在身上、耳畔、胸前，或做成花环状，这些娇艳的花儿，成了我对人间美景最初的认知。

木槿花，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原一带，很多省份都有野生分布，种类繁多，花色、花型变化较大。单朵花开放较短，大多早上开放，晚上萎缩，因此也被人们称作“朝开暮落花”。家乡人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名字，叫“烂挖篱”，幼年时，听大人们

人间草木

土的芬芳”。他著名的论断就是布鞋皮鞋理论。考上大学就穿皮鞋，考不上就穿布鞋。我真佩服关于高考那么重大的人生命题，他能用两种鞋厘清，而且是那么的贴切和生动。我信以为真，并放狠话：考不上大学，不穿皮鞋；考不上大学，就一直复读下去。后来我屡败屡战，终于圆梦大学。

再后来，上了大学以及工作后，对我影响深的有两位老师，都是书法家，告诉我物质地生存，艺术地生活。一个是倪老师，虽然多年聚少离多，但他是给我一双艺术翅膀的人。在学校他带我们去碑林参观、举办师生书画笔会，培养了我的艺术爱好和兴趣。后来他调到北师大，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拜会他，基本上没离开书法话题，对艺术的执着，让人感动。惭愧的是我才疏学浅，一直徘徊在书法圈外，但一直没敢忘记艺海梯航，陶冶性情。另一位是梁老师，梁老师比我长20岁，因我当年在汉中时写了《巍巍秦岭阻挡了谁的双眼》的书法评论文章，引起了梁老师的关注，后来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常在一起谈艺术谈人生。当我人生迷茫、生活及工作出现转折之时，常常向梁老师问道，请求他指点迷津。我们的聊天，超越了年龄和阅历，超越了书法和艺术。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会梁老师，在一杯清茶、一片字纸中氤氲起圣贤寂寞或激越飞扬的人生。

草青成黄，天渐凉，又是一秋。遥想四十多年人生过往，最忆那些燃臂当炬、春泥护花、授业传道的老师，念想着那些只言片语，采摘并接受着一缕缕生命的暗香。

师言若旨，我愿用一生敬惜和仰望。

嘴里说最多的就是“不听话，是不是想吃烂挖篱条子？”一听这话我就乖了，觉得它应该是比竹枝还要让人受不了的打人利器。稍大一点才明白，那就是木槿花的枝条，细长且直，柔而不脆，天生骨子里有股韧劲，想折断一根枝条，往往会将它皮的拉扯到根或梢，家乡人用它编筐、扎篱笆时，都用剪刀才能将枝条剪下。

木槿花是花，但在家乡人眼里却只不过是活着的随手可用的工具。用它扎篱笆，筑一道绿色的屏障，保护地里的庄稼、蔬菜，不被鸡啄、猪拱。也有喜欢栽花的姑娘，用它编织成活着的围墙，围成一个小花园，吸引着村里人前来观赏，赢得

赞美之声。

木槿花更是一种易活的植物，小时候我也喜欢花，惊蛰过后，剪回一抱枝条，在门口斜坡边挨着插下，再同样用枝条横着扎一道，就成了面积比桌子稍大点的小花园。里面撒些鸡冠花、洗澡花之类的种子，往往花还没生出来，插下去的枝条先发芽了。木槿适应性强，极易生长，两年时间就开出了小花。也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从枝条下开到枝梢，从五月开到深秋，点缀着破败的村庄，让河边、田野、小路旁有了色彩，有了生机。

《诗经》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华”指的就是木槿花，喻女子貌美。

木槿花还能入药，味甘性凉，清热、利湿、凉血、能排毒养颜。用木槿花煮粥，可甜可咸，入口就是一夏的际遇。也可挂稀面糊，下油锅煎炸，成型之后还依稀能看出花的形态，食之松脆可口，略带着花的清香。有时候，我会为木槿花抱不平，明明那么艳丽，为何就不能多留几日，只一朝一夕就匆匆作别？可不管我如何悲叹惋惜，它都由着自己的性子绽放，不紧不慢，盛放出属于自己的璀璨。

历代文人雅士也是喜爱木槿花的。唐代崔道融诗“槿花不见日，一日一回新”，诗作突出槿花每日开闭的特点，内中包蕴着槿花追求日新月异之意，虽为咏花之作，但颇有新